

校园欺凌：让农村寄宿生更“受伤”

——基于17841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实证研究

吴方文 宋映泉 黄晓婷^①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，北京 100871）

摘要 基于川、冀两省138所农村寄宿制学校17841个学生样本的调查发现，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检出率为16.03%，较城市非寄宿制学校更为严重；校园欺凌会显著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，造成抑郁、焦虑、社会退缩和低自尊等问题。研究建议，学校应提升管理水平，建立学生同伴支持系统，创建安全积极的校园环境，联合应对校园欺凌问题。

关键词 校园欺凌；校园霸凌；农村寄宿制学校；关系欺凌；网络欺凌；“全校反欺凌项目”；同伴支持系统

中图分类号 G63

文献标识码 B

文章编号 1002-2384(2016)08-0008-04

近年来，校园欺凌（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多称之为“校园霸凌”）问题在我国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，尤其是留守儿童聚集的农村寄宿制学校，校园暴力事件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据2011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达3276.51万人，占在校生总数的21.85%。^[1]但关于这一群体中的校园欺凌情况的实证研究却十分缺乏。因此，本研究抽样调查了四川、河北两省的138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17841名学生，以了解这些学校校园欺凌的现状，并分析其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。

在校园欺凌行为中，按照国际通用的分类，相关角色可分为“实施欺凌者”“被欺凌者”“实施欺凌者+被欺凌者”“目击者”四类。欺凌与被欺凌可以看作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，都能反映校园欺凌事件的现状。本研究选取“被欺凌者”视角，全面调查言语、身体、关系及网络四种形式的校园欺凌情况。

一、研究设计：大样本调研+国际化研究方式

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，在四川、河北两省五个县的138所农村寄宿制学校中抽取四、五年级共17841

注释：

^① 本文通讯作者：黄晓婷。E-mail: xthuanguang@pku.edu.cn

际立法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保安处分制度，整合学校内外的一切资源对违法犯罪的学生进行管教，充分发挥警察、街道等单位对这部分学生的管教作用。保安处分作为一种预防性和保护性的处分措施，已被广泛运用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，且收到了明显效果。有鉴于此，我们有必要及时引入未成年人的保安处分制度，对这部分问题学生进行适当的管教，使他们重新走入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，消除社会的不安定隐患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吴桂翎，辛涛. 校园暴力研究的回顾与前瞻[J]. 中国特殊教育, 2009, (6).
- [2] 何源，卢次勇，高雪，等. 广东省中学生吸烟饮酒与校园暴力关系[J]. 中国公共卫生, 2014, (5).
- [3] 尹逊强. 长沙市4-8年级中小学生学习暴力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[D]. 长沙: 中南大学, 2004.
- [4] 胡卫. 治理校园暴力亟须法律护航[N]. 中国政协报, 2016-03-29.

（编辑 崔若峰）

个学生样本。样本学生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分布比较均衡,其中男生8844人(49.57%),女生8761人(49.11%),性别变量缺失数据236个(1.32%);四年级学生8954人(50.19%),五年级学生8689人(48.70%),年级变量缺失数据198个(1.11%)。在户口方面,以农村户口为主(共16031人,占89.85%),城镇户口和无户口学生分别为824人(4.62%)和146人(0.82%),户口变量缺失数据840个(4.71%)。在就读方式上,寄宿生有10827人(60.69%),走读生6413人(35.94%),就读方式变量缺失数据601个(3.37%)。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0.09岁(SD=0.90)。

此外,学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,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的有4247人(23.81%),初中的有8794人(49.29%),高中/中专/中职的有3089人(17.31%),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1040人(5.83%),缺失数据671人(3.76%);母亲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的有5773人(32.36%),初中的有7649人(42.87%),高中/中专/中职的有2546人(14.27%),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1102人(6.18%),缺失数据为771人(4.32%)。

为了解学生遭受欺凌的现状,本研究采用了Cheng等人^[2]编制的校园欺凌问卷,内容包括身体、言语、关系和网络欺凌四个方面。学生在问卷上的得分越高,表示遭受的欺凌越严重。在计算检出率时,以“每月2~3次”遭受欺凌作为临界值(cut-off point)。同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检出率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。

为研究校园欺凌可能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的伤害,本研究使用了国际上通用的量表,调查了学生的抑郁^[3]、焦虑^[4]、社会退缩^[5]和自尊^[6]四个方面的情况,并使用回归模型,分析在控制学生性别、就读方式、年级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等背景变量之后,校园欺凌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。模型如下:

$$\text{心理健康}(y) = B_0 + B_{\text{性别}} X_{\text{性别}} + B_{\text{就读方式}} X_{\text{就读方式}} + B_{\text{年级}} X_{\text{年级}} + B_{\text{父母受教育水平}} X_{\text{父母受教育水平}} + B_{\text{被欺凌}} X_{\text{被欺凌}} + e$$

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(0=男,1=女)、就读方式(0=住宿,1=走读)、年级(0=四年级,1=五年级)、父母教育水平,自变量为被欺凌。因变量(y)分别为抑郁、焦虑、社会退缩和自尊。

二、研究结果: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问题较为严重

1. 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检出率高于港澳台地区

调查研究发现,样本学校中学生遭受欺凌的检出率(每月 $\geq 2\sim 3$ 次)为16.03%,这比Chen和Cheng^[7]、Mok等^[8]使用相同量表在港澳台地区的调查高出近7.00%,也远高于赵景欣等^[9]在我国非寄宿制学校的调查。由此可见,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校园欺凌现象较为严重。

此外,在欺凌的形式方面,学生遭受言语欺凌的检出率为24.50%,遭受身体欺凌的检出率为20.90%,遭受关系欺凌的检出率为23.90%,遭受网络欺凌的检出率为13.20%。可见,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校园欺凌还是以传统形式为主。

研究进一步从社会人口学角度分析发现:(1)样本校的寄宿生遭受欺凌的检出率(16.10%)高于走读生(14.90%);(2)男生遭受欺凌的比例(18.46%)高于女生(13.42%);(3)四年级学生遭受欺凌的比例(17.12%)稍高于五年级学生(14.75%)。但进一步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,就读方式($\chi^2(1)=4.5, p<0.036, \Phi=0.02$)、男女性别($\chi^2(1)=83.4, p<0.001, \Phi=0.07$),及不同年级($\chi^2(1)=42.2, p<0.001, \Phi=0.05$)的学生遭受欺凌的检出率虽然在统计数据上有差异,但效应量(effect size)均小于0.1(Cohen认为,当 $\Phi=0.1$ 时,效应量较小; $\Phi=0.3$ 时,效应量适中; $\Phi=0.5$ 时,效应量较大)。因此,在样本校,不同就读方式、性别及年级的校园欺凌情况差异并不大。

2. 农村寄宿制学校男生和寄宿生心理状况更令人担忧

已有研究发现,寄宿制学校学生的抑郁水平远高于非寄宿制学校。^[10]本研究中,样本校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64.50%,远高于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报告。^[11]这样的结果说明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堪忧。具体来说,男生的抑郁检出率(66.40%)高于女生(63.60%),寄宿生(66.10%)高于走读生(61.30%),四年级学生(64.60%)与五年级学生(64.30%)基本相同。

除抑郁外,焦虑、社会退缩及自尊水平也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。本研究通过差异性检验进一步

发现, 样本校学生在焦虑、社会退缩和自尊方面都存在性别差异(见表1), 具体表现为: 男生在抑郁和社会退缩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, 在自尊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女生; 女生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。综合来说, 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更低。

不同就读方式的学生在这几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(见表2): 寄宿生在抑郁、焦虑和社会退缩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走读生, 走读生的自尊水平略低于寄宿生。整体来看, 寄宿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更低。

表1: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别上的差异

	性别	平均数	标准差	t值
抑郁	男	0.98	0.44	5.228 ***
	女	0.94	0.44	
焦虑	男	1.12	0.64	-8.683**
	女	1.20	0.64	
社会退缩	男	0.88	0.51	9.982 ***
	女	0.80	0.47	
自尊	男	1.76	0.45	-5.763 ***
	女	1.80	0.43	

表2: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在就读方式上的差异

	就读方式	平均数	标准差	t值
抑郁	寄宿	1.00	0.85	7.888 ***
	走读	0.91	0.85	
焦虑	寄宿	0.98	0.44	3.936**
	走读	0.92	0.44	
社会退缩	寄宿	1.18	0.63	3.576 ***
	走读	1.14	0.65	
自尊	寄宿	0.85	0.48	-2.785 **
	走读	0.82	0.50	

3. 校园欺凌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

本研究采用相关分析发现, 校园欺凌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(见表3)。其中, 校园欺凌与抑郁、焦虑和社会退缩均存在较高的正相关, 与自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。也就是说, 校园欺凌越严重, 学生的抑郁、焦虑和社会退缩越严重, 自尊水平越低。

本研究通过多元回归进一步探讨了在控制学生的性别、就读方式、年级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后, 校园欺凌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。结果发现: (1) 四个回归模型均显著, 即校园欺凌会显著增加抑郁、焦虑和社会退缩, 降低

表3: 校园欺凌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分析

	1	2	3	4	5
1.校园欺凌	1				
2.抑郁	.556**	1			
3.焦虑	.295**	.380**	1		
4.社会退缩	.274**	.349**	.929**	1	
5.自尊	-.165**	-.320**	-.189**	-.152**	1

自尊; (2) 校园欺凌对学生抑郁水平的影响最大, 其次分别是社会退缩、焦虑和自尊。在其他背景条件相同的情况下, 学生每多遭遇一次欺凌, 抑郁水平增加0.242, 社会退缩和焦虑水平增加0.144, 自尊水平降低0.064(见表4)。

三、研究建议: 创建安全积极的校园环境, 联合应对校园欺凌

1. 结果分析: 学校管理水平落后, 学生缺乏情感支持

研究发现, 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。一方面, 源于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管理体制不完善。有研究者^[12]认为, 目前大部分农村寄宿制小学的管理还处于“以看管为主、以不出事为原则”的低水平, 学校对学生的问题行为与心理状况往往缺乏关注和引导。另一方面, 农村寄宿制学校环境相对封闭, 学生们24小时都在一起生活, 这就为校园欺凌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场合。

通过对欺凌形式的分析, 在农村寄宿制学校, 传统的言语、身体和关系欺凌仍占主导。网络欺凌虽然已成为一种新的欺凌方式, 但受经济水平限制,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网络和手机等电子通讯手段使用率低, 网络欺凌现象相对较少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, 关系欺凌的检出率高达23.90%, 仅次于言语欺凌。这说明这些学校的学生小团体排他性比较严重。群体排他性无疑会让被排斥的学生无法产生归属感与安全感, 从而带来很大的心理创伤。

在农村寄宿制学校, 学生无法避免与欺凌者接触, 而遭受欺凌的学生自我调节能力和各种生理、心理机能尚未达到成熟稳定的水平, 因此校园欺凌可能引发更多的心理问题。同时, 寄宿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儿童与

表4：校园欺凌对学生抑郁、焦虑、社会退缩和自尊影响的回归分析

	模型1 因变量(抑郁)		模型2 因变量(焦虑)		模型3 因变量(社会退缩)		模型4 因变量(自尊)	
	B	SE	B	SE	B	SE	B	SE
1.常数项	1.228***	0.009	-0.341***	0.013	-0.692***	0.012	0.192***	0.010
2.性别	0.024***	0.006	0.053***	0.008	0.003	0.008	0.018**	0.006
3.是否寄宿	-0.028***	0.006	-0.017*	0.008	-0.016*	0.008	0.011	0.007
4.年级	-0.025***	0.006	0.046***	0.008	0.033***	0.008	0.026***	0.006
5.父亲受教育水平	-0.002	0.004	-0.005	0.005	-0.003	0.005	0.012**	0.004
6.母亲受教育水平	0.005	0.003	-0.015**	0.005	-0.013**	0.004	-0.002	0.004
7.校园欺凌	0.242***	0.003	0.144***	0.004	0.144***	0.004	-0.064***	0.003
F	1176.513***		225.100***		252.169***		78.679***	
R2	0.307		0.077		0.086		0.029	

父母间的情感联络,减少了父母对学生的引导与情感支持。因此,一旦遭受欺凌,儿童在无法获得情感支持与慰藉的情况下,更可能把自己的情绪与感受隐藏起来;有些学生甚至会把遭受欺凌归因为自我问题,有的则会把它看作是同伴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负面信息,并将这一负面信息整合到自我概念中,从而引发抑郁、焦虑、社会退缩和低自尊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。

2. 解决策略：营造安全校园，建立同伴支持系统

为较好地应对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,国际上有研究者提出“全校反欺凌项目”(whole-school anti-bullying program)^[13],通过学校、个体和社区联合实施反欺凌行动。实践证明,该项目能有效处理校园欺凌问题,改善同伴关系,创建安全积极的校园环境。结合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模式,参考上述项目的反欺凌范式,研究建议可以从两个层面应对欺凌问题。

在学校层面,学校要营造关怀、尊重、包容和支持的校园氛围,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;制定并有效地执行反欺凌制度,以及明确清晰而又有力的惩戒措施;加强对操场、寝室、走廊等地的监管;对学生进行反欺凌教育及应对方式的教育;对教师进行专题培训,以提高教师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意识、知识和技能;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,对实施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均需进行指导,引导他们解决心理问题,帮助他们接纳他人、控制自我、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。

在个体层面,学校和教师要引导学生建立同伴支持系统,在发现校园欺凌行为时,其余同伴(互助小组、朋

友圈等)敢于面对欺凌者,支持被欺凌者,能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调节与干预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教育部. 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[J]. 中国地质教育, 2012, (3) .
 [2]Cheng Y Y, Chen L M, Liu K S, et al.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School Bullying Scales: A Rasch Measurement Approach[J]. Educational &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,2011, (1) .
 [3][11]Faulstich M E, Carey M P, Ruggiero L, et al. Assessment of depress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: an evaluation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for Children (CES-DC)[J].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, 1986, (8) .
 [4][5] Lee L, Park A. Parental migration and child development in China[EB/OL]. (2010-11-01) [2016-07-19]. http://repository.upenn.edu/cgi/viewcontent.cgi?article=1023&context=gansu_papers.
 [6] Rosenberg M.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-Image[M]. Princeton, NJ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65.
 [7] Chen L M, Cheng Y Y. Prevalence of School Bullying among Secondary Students in Taiwan: Measurements with and without a Specific Definition of Bullying[J].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,2013, (6) .
 [8]Mok M M C, Wang W C, Cheng Y Y, et al. Prevalence and Behavioral Ranking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Secondary Students in Hong Kong, Taiwan, and Macao[J]. The Asia-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,2014, (3) .
 [9]赵景欣, 杨萍, 赵喜佳, 等. 早期青少年的同伴侵害与抑郁:自尊和性别的调节作用[J]. 中国特殊教育, 2016, (1) .
 [10]肖利敏, 陶芳标, 陈钦, 等. 安徽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[J]. 中国学校卫生, 2008, (9) .
 [12]叶敬忠, 潘璐. 农村寄宿制小学生的情感世界研究[J]. 教育科学, 2007, (9) .
 [13]Olweus D. Bullying at School -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[J].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,1994, (4) .

(编辑 王淑清)